



医者·感悟

## 最自然的选择

▲北京协和医院宣传科 干玎竹 陈恔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钱文伟教授的家，位于东单北极阁三条胡同的协和医院职工宿舍。“我们家没什么特殊的，跟大院里所有家庭一样，爸妈早出晚归。难得回来早一些时，就坐在灯下看文献。记忆中，家里总是非常安静。”

## 我们守护生命 家人与我们同行

钱大夫的母亲张以文教授是著名妇科内分泌专家。195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后，张以文跟随医疗队去了很多地方：4次下乡到密云水库及京密引水工程医院，又跟随巡回医疗队到河北怀来县、江西永修卫生部五七干校、甘肃敦煌等地支援，历时五年余。后来，她又前往美国加州圣迭戈大学医院生殖医学科做了两年访问学者。

“那时候家里没有长途电话，更没有视频，两个孩子都是老人带着，写一封信大概要两周才能寄到。是家人的付出和支持成就了我。”张以文回忆起自己从医的早期经历，热泪盈眶。

“当我还是孩子时，从来没觉得妈妈不称职。大院里的小伙伴都差不多，出门前脖子上挂一串钥匙，放学后一起写作业、一起玩，饿了就各自回家热饭吃。”钱大夫回忆道，“当了爸爸之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当年的愧疚。我的手术日在周五，所以每周六日我都要回医院查房，看望术后的患者。周末查房是协和的传统，多数同事都会来。但对家人



而言，这其实是一种亏欠，因为这意味着长年累月牺牲本该属于家人的陪伴时光。我们为患者奉献，家人为我们奉献。”

## 用医者大爱书写为民情怀

“钱文伟学医，是他的决定，我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在张以文教授看来，医生是一个纯洁、崇高的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从医之人，对患者要有爱心、同情心、责任心，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

对医学事业要有奉献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执着地终身学习。对工作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思维要缜密，工作有条理。“身体要健康，心理素质也要好才行。”

而在钱文伟教授看来，学医是他

在协和大院耳濡目染多年后最心仪、最自然的选择。

“小时候只知道医生救死扶伤，特别神圣。后来时常听闻母亲治病救人的故事，知道她是患者口口相传的‘送子观音’，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更坚定了我学医的信念。”

张以文、钱文伟母子在医院不同科室，工作多年也很少碰面。但总有师长或同事会在某个不经意瞬间，神秘地拍一下钱文伟肩膀，“原来你妈就是大名鼎鼎的‘送子观音’！”张以文也常常接到熟人的电话，“张大夫，谢谢你家文伟。我这么多年伸不直腿、走不快路，术后像换了一个人！”这些交错起伏的敬意和谢意，是对这个家庭六十余年无私付出、默默奉献的最好礼赞。

一家两代医生，虽然成长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不约而同地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像许许多多的协和家庭一样，用“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作为家风传承，用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和敬业精神诠释“待病人如亲人”的办院理念，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永恒追求。



2022·我与好书有个约会



## 《协和妇产科医生手记》

著：谭先杰  
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荐：廖志林

今天收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谭先杰教授寄来的新作《协和妇产科医生手记》，非常感慨。我和谭先杰没有见过面，但神交已久。我和他都是通过1987年高考跳出农门的四川娃，我学的是中文专业，此生不可能当医生；他学临床医学，此生不仅当成了中国第一流的医生，而且还笔耕不辍，把自己写成了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其书法功底、文学成绩也瞬间把我“秒杀”，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医学是人学，文学也是，学医的人能解剖人体器官，参透人心思想，感悟人性基底，托举人生幸福，这些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是文学。而先杰还是那么的勤奋，天晓得，他未来该拿诺贝尔医学奖还是文学奖！

《协和妇产科医生手记》这本书你当医学教材学习，又或者当文学作品品读，都可以；学医的能读到大医心路，看医的能看到名医心思。

## 《青少年性生理与心理科普教育手册》

主编：宋伟 陈斯瑾  
主审：谭李红  
出版：中南大学出版社



青春期，对于男孩、女孩们意味着什么？一边是身体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困惑，一边是传统观念下，谈“性”色变的尴尬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等因素，我国青少年的性成熟年龄不断提前。但由于学校、家庭和社会性相关教育的欠缺，青少年普遍缺乏对性和生殖健康的正确认识，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性传播疾病及性别暴力等多方面风险。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妇产科等学科医护专家共同撰写的《青少年性生理与心理科普教育手册》包含综合篇、男生篇、女生篇三个篇章，收录了22篇科普文章、100余幅原创手绘插图。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手绘图，全面展示了青春期男孩、女孩在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交往方面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旨在传递青少年性发育与性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适合8~18岁的青少年及其家长、中小学教师等阅读。

## “袁”何如此 74

## 国人最缺的一门课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其生死观是不同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承下来的生死文化非常丰富。家文化是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老人即将离世的时候，最想看到自己的子女，看到他们，老人就知道自己的血脉还在传承，自己的生命还在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是向生而生的。我们希望亲人们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亲人去世，不希望最爱的人离开。

对于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患者，不妨请患者的亲朋好友把患者曾经对他们做过的好事写下来，请护士每天读一个故事给患者听。我想，患者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多了解患者，当患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反应，呼应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告别。



## 我是“大师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杨磊

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也是临床研究生班主任。但相比“老师”我更喜欢学生们叫我“大师兄”。

论年纪，一些研究生导师都比我年龄小，但我很高兴被他们这么叫，一方面是这样显得更亲切、平等。另一方面我认为到了研究生阶段，最好的教育已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为人治学态度的引领和示范。我相信每个学生有自己内在的潜能，这样的潜能需要被保护、被激发，只有用一种平等的教育态度才能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到可以自由探索，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做医生的状态。

回想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北京的形势也严峻起来了。2月10日，春节后的第二周，我确定了学生们还是不能返校，就在研究生的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希望能利用这段时间和大家一起学习，学习目标是掌握精神病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主要以每一个诊断为主题学习和讨论，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安排精神检查、病历书写、精神药理等专题。我作为主要讲者，还会请其他愿意分享的老师，一起讨论学习。

这是一个自发参与的学习，不是官方课程，没有学分，也不要求任何人必须参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参与，且随时都可以退出。但我希望加入的人都可以为我们自己投入地学习。”

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我们几十个人都在线上见面，一起学习，直到这个漫长的“寒假”结束，学生们陆续回京上课。我们一起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时间，很多学生现在看见我，还会提起来疫情期间这个小课堂的帮助，不只是知识学习，还是在那个不确定的阶段一件确定的事情。

我进入北大六院已经十七年了，从青年到了中年。我深以我是六院人为荣，是因为很多前辈、老师的言传身教，在他们身上我真切的看到了什么是“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这是我们的院训，也是很多老师一辈子践行的准则，我希望由我把这种态度一直传递下去。

这种态度的传承不是喊口号就可以的，而是需要“泡”在这个环境里，在一件件具体的事里自己体验，也在和我们这些带教老师的相处中体会。

为此，我愿意继续当这个“大师兄”！